

新龙门阵

张 薇

春节将近，在外的人陆续回来。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刘、王、孙、小曼，从玩泥巴到十七八岁，后来风吹柳絮各奔前程。也没走散，每年回乡聚一次，喝顿酒，唱K、转场夜宵。

相聚，是记忆重现和稀释乡愁，车轱辘话来回说，宴饮、K歌、夜宵，有人对时间流逝恐惧，喝醉之人躺下与死亡无异，在K歌嚎叫中挥发酒精，渐消化的胃便有虚空感。夜宵路边摊，红棚子灯光招摇，前几年夏夜有粗金链男、妖冶浓妆女，排档菜色粗糙可疑，老板在瞌睡与赚钱间挣扎，烧烤味和啤酒瓶在空中碰撞，纹眉如卧蚕的女子手夹香烟，高喊老板再拿一箱啤酒，脸上油光泛滥，妆容模糊。

今年不同，四人酒喝得不多，说现在谁还去唱K？唱来唱去是老歌，吼得脸红脖子粗，包厢里灯光迷离，头顶闪亮，肚子前凸，自己先觉得没意思，到了保温杯枸杞的年龄了。

小曼，早先笃定独身，曾有个规模不小的教培机构，鼎盛时策划欲上市，她妈原先催婚，眼见女儿事业如火如荼，改口“我女儿做大事的人，怎能让家庭困住？”在上市画饼中，她遇见一优质男，冰心融化。几番纠缠，被情所伤，不会水的人差点溺亡。这里一草一木、风和雨，都在提醒她一场中年火烧连营，差点烧到骨骸全无。她躲进禅修冥思几昼夜，心中块垒豁然放下，下山火速出售教培机构，不久即有人接盘，又卖了自己房子，准备提前退休，换个地方休养生息。谁料半年后教培灭顶、房价下跌，她高位套现，业内人连连叹服她先知先觉。

小曼擎了高脚杯柄杯，半杯红酒荡漾，红晕满脸。刘心里空空的，趁酒劲舔道：“小曼，你考虑下我怎样？”“打住，我不想当后妈，不婚不育保平安。”

小曼曾带男友回来，在酒桌上，刘立马大舅哥附体，酒过五味大着舌头，把男友肩膀拍得啪啪响，谆谆教诲：小曼就是我妹，你要对她不好，我饶不了你。来，扫

一下加个微信。

小曼男友成了前男友，他躺在刘的好友里像一个戳眼的墓碑。小曼是刘的女兄弟，前男友当然是衣服，还是过季衣服。刘一想，和他不同城不同行，便删了。

王和孙各自说自己的一年，走同样路线，上同样的班，偶尔圆滑，偶尔峥嵘，和天气一样，晴晴阴阴复晴阴。

小曼说今天别打牌了，找个茶楼聊聊天。四人坐定，茶水果点上来了。我们摆个龙门阵，每人讲一个故事，自己的，别人的都行。大家笑起来，像小时候开故事会。

刘说，那我先讲，你们别笑话我。他“咳咳”清嗓子喝一口茶。我和儿子他妈离后，别人介绍几个，我都没相中。有次我在三亚参加行业培训，半天闲性质。遇到个邻市的女孩，之前就认识，她入行晚，我们常网上交流，她崇拜我，开玩笑叫我师傅。这次见到她，突然感觉不一样。

孙拍拍刘的肩膀，你小子春心荡漾。刘笑着说：连着两晚我们在海边散步，逛夜市，去网红店排队宵夜。刘摸了一下耳朵，像当年的风刚吹过他耳畔。哎，你们不知道，海边的她多好看，淡黄色吊带裙，浅棕色头发垂在雪白肩膀上，蕉风吹过，头发耳环在美人坑里打秋千。她脱了细带凉鞋，露出年厘子红的脚趾，笑着跑在沙滩上，每一步都踩在我心上，真真个妙人儿，唉，我心软话多了。小曼笑道：老房子着火了。王笑说：气氛都烘托到这了，拿下没有？刘道：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第三晚，我们距离更近，无需明说的吸引与纠缠，从说话到肢体语言都褪了陌生感，到她说上句、我接下句的状态。小姑娘第一晚拉我手，第三晚挎我胳膊，像百灵鸟，叽叽喳喳说不停。她刚分手，我这大叔妥帖的润物细无声很得她心，什么叫呼之欲出、水到渠成？这就是了。

街心公园，广场舞大妈刚散场，喷泉音乐像羽毛钻心撩拨。我打小不吃冰淇淋，买了两支甜筒，甜到心里，真是最难忘的晚上。哗啦啦下起暴雨，我们跑到附近

门厅躲雨，抬头一看是个酒店。我笑着看她，她笑吟吟看我，秒懂。我出门前有心思，身份证揣口袋里。前台是个长得不错的小伙子，他说：先生，您的身份证。我回答好。我手伸进口袋，没摸到，明明记得带了。摸遍所有口袋都没有，我尴尬地说，忘带了。匆匆拉她出去，复盘出门每个动作，想起来了，换鞋时我放在水台上。她不说话脸黑下来，飞快甩开我的手，跑到路边拦了出租。打她几个电话，根本不接，第二天她像从不认识我，我跟她解释，结果发现她把我拉黑了。男人的自尊也是自尊，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
王笑弯了腰，一口茶喷在地上：哈哈哈哈，你，你，你这个倒霉家伙，临门一脚，才发现脚下没球。

小曼卷着丝巾，缠满手指又松开。我来讲一个，我同学婶婶的故事。婶婶年轻时有个男朋友，是她同事，两人爱得死去活来，但婶婶父母不同意，她家几代干部身份，经济宽裕，男朋友家，寡母带几个还在上学的孩子。婶婶妈骂她：你嫁到人家当老妈子？你工资全贴了都不够，他家是个无底洞。——爱情越反对，火烧得越旺。婶婶喜欢看书，觉得自己是名著中为爱不顾一切，誓和家庭抗争到底的女主角。她爸一看阻拦无效，把女儿调到下面乡镇，婶婶还是不让步，后来男朋友辞职去南方，此后再没联系。

一晃几十年，婶婶丈夫去世了。在同事孩子婚宴上遇到前男友，闹哄哄的人群消失了，婶婶一口也吃不下，从前的白月光洒在桌边，明晃晃照着婶婶，前男友也不错眼珠看她。聊过知道，前男友也落魄。同事说：你们不要辜负了现在，从前的遗憾补回来。双方孩子也明理不反对，婶婶和前男友鸳鸯梦重温，十天后继证。

刘说：哎呀，真好，这简直是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国版。

小曼悠悠说：爱情是最好 的 美 容 品，少女的娇俏爬上婶婶眉眼，两人执手相看泪眼，创根问底唠叨不停，从前没说

完的话，一场为何没看的电影，相互补充验证每个细节，又哭又笑，剖析一个个瞬间心理。宛若梦中，时间之河倒流，千帆皆过尽，梦中人在眼前，蜜里调油。叙好别后离情，老头对婶婶说：有你的风景最美，两人退休金不菲，老头对婶婶也大方，几年里带她游了二十几个国家。老头喜欢摄影，拍了婶婶在樱花、蓝楹花树下，在非洲、在冰岛，老闺蜜们把婶婶旅行路线当指南。逢年过节，老头给双方儿女红包都一样。婶婶的孩子说她前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夕阳红，红得发紫。

欢愉的日子快如闪电。三年后婶婶得病瘫痪，一个喜欢到处跑的人困在床上，心里很萎靡，老头尽心尽力服侍，还找了保姆。这样过了两年，老头忽然和保姆搅到一块，要和婶婶离婚，婶婶没任何挽留，答应了。

刘说：如果老头瘫痪呢？婶婶会不会离开他？小曼说：谁知道？也许不会吧？人性经不起考验。

孙说：该我了，我想想讲什么。嗯，我表哥的故事。他是个包工头，带一帮农民工辗转工地。去年春节前人工工资发不了，他欠人的人欠他的，一团乱麻。工人等着拿钱回家过年，堵在他家门口，又拉横幅又嚷跳楼，他在外要账，各种焦头烂额、做小伏低求爹多拜奶奶，最后要回大部分欠款，够发工资了。大年二十九中午，他从银行取款出来，准备下午发工资。那天大雪纷飞，他上车发动，刀片纸钱一样扑在玻璃上，不知怎的车一滑，撞上路边一根电线杆，电线杆倒下来，把车砸得扁扁哒，碰撞声开开业的礼炮，震得人心头发颤，四周人围过来，在雪地上围成一个巨大的圈，我表哥当场死了。后来鉴定不是电线杆致命的，是猝死。

孙讲完，和刘、小曼都叹了一口气。王不胜酒力，趴在桌上呼呼大睡，刘推了推他：哎哎，临到你讲了。王嗯嗯了几声没醒，伴着鼾声，他的鼻息有节奏地喷在面前水杯上，杯壁一会蒙上水汽，一会又散去。小包厢的吊灯垂下来，光线喝醉一样水汽氤氲恍恍惚惚，给四人镀上一层古旧的光晕，他们也像一个遥远的故事了。



天，冷极了，飘着雪，纷纷扬扬。

乘车去省城办事。列车抵达南站时，雪愈发放肆，铺天盖地。下车，过月台，经长廊，沿台阶而下。“啪”地一声，前头有人摔了跤，骨碌碌，一头滚下好几个台阶，眼镜摔得老远，随手牵拉的行行李箱，也随之翻滚着，要着跟头，一同跌了下去。

“呜呜呜……”一阵女人的哭声传来。“有人栽倒了！”不知是谁喊了起来。大家赶紧刹住脚，愣在台阶两旁，惊恐地朝下张望。“怎搞的怎搞的？”一位戴着粉色线帽，穿着讲究的中年妇女，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，一边大喊着，一边拨开人群冲了下去。后边的人，也一窝蜂似的往下赶。我也随着人群，往下紧走了几步。原来，摔倒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，三十岁以上，穿着厚厚的黑色羽绒服，泡鼓囊囊，显得十分臃肿。女孩趴在冰凉的台阶上，双手撑着台阶，挣扎着爬起来，成了泪人。几位好心的女人赶紧搀起她，试着扶她走下台阶。

女孩摔得过重，捂着肚子，一个劲儿地大哭，疼得直不起腰，挪不起半步。一位穿着翻领毛绒大衣的大姐，拾起了女孩摔扁了的衣服，将就着帮着女孩戴上。此时，雪下得似乎更大了，落了女孩一身。周围的好心人，赶紧凑近女孩，撑起雨伞，伴其左右。“别动别动，可能是小产了”，一位大个子女人赶紧摆手制止道，急速拨打120。这时，受伤的女孩疼得龇牙咧嘴，哭得更凶了。头发乱蓬蓬、湿漉漉的。“要是怀孕了，千万不能受凉！”一位显得稍胖的中年妇女，一边提醒着，一边把自己的挎包顺手

荣维新

散 文



剪纸：
龙腾盛世

张玉柱 作

人间烟火系乡愁

刘东升

原本是个不爱赶热闹场的人，偶尔也有例外。晚餐罢，到城西新建的商业城“鼋街”去散步消食，临近路口，人稠车密。道路两边各色轰炸、卤煮、小吃、水果摊点首尾衔接，烟气缭绕。小吃摊主的吆喝声，进出车辆的鸣笛声，嘈嘈杂杂。懵懂间，忽然想起：今天是“鼋街”正式开街的吉日，我是不期而遇，赶上了热闹。

早前，听说过省城合肥有个“鼋街”商业城，没去过。六安也要建一个“鼋街”，我觉得蛮新鲜。六安新建的“鼋街”初具规模不久的一个秋晨，在微微清风和柔光斜阳中，我乘兴在偌大、安静、空旷商业街闲庭信步。至于，为什么要选址在此，猜想应该是决策者看中了它依城傍水，祈望开张之后的商业城能顺风顺水，财源滚滚如流、人脉广博、人间烟火味浓吧。

鼋街不仅地盘阔大，且四面临路，独占六安城西一块四方环路的“风水”宝地，内里设计布局，也看出了建造设计人的一番良苦用心——其概明清古风与现代构筑新韵于一体：有亭台、楼阁、连廊、飞檐；错杂超市营商、特色餐饮、休闲娱乐、歌舞、戏曲、艺术等经营内容的又和谐对接。未来，说不定这还会是六安西街的又一个商业亮点呢。

虽是不期而遇，赶上鼋街开街，也算是自己的运气。没有想到一开街，鼋街人气就这样旺。尽管没有亲身感受到当日下午正式开街仪式的隆重，但傍晚时分，鼋街的景色感觉比之前来时白日所见更胜一筹。夜幕下，有高耸城门的清浅疏影，有店家广告霓虹闪烁，有小巷深处七彩绚烂，还有金光熠熠的鼋街牌楼。

穿梭于熙熙攘攘人流之中，我不自觉随着人潮便被带到了灯火通明的小吃一条街。这里的人乌央乌央的，有的在“张三炒货铺”前购买炒货，有的围拢在“新疆羊肉串店”门口眼巴巴急着要把烤熟的羊肉串带走；有的在“六安臭干”店铺门口排着长队。总之，到小吃一条街来的人都是奔吃的而来的，不管晚饭在家吃过没有，感觉对眼的，能勾发起腹间小馋虫的，多少也要买一点，尝尝鲜，满足一下口腹之欲。置身如此热闹场景，闻着食物五味飘香，我也不由得抛却了平日里的淡定和习惯性的矜持，买了一碗臭豆腐干，一边逛吃，一边闲看，随着人潮大流，兜兜转转。

在一阵响亮悠扬和高昂热烈的观众喝彩声中，我被吸引到了街北大门的牌楼下，见这儿里三层外三层，铁桶般地围着一圈人，我好奇又费力地

挤进一看，原来有人在搞现场直播。从现场设备看，行头比较专业。人圈中心，有一男一女在作黄梅对唱，表演、神韵到位，口音字正腔圆，极富深情柔意的黄梅曲调，被表演者拿捏得入耳入心。围观的游人听得出神入化，小声附和，连我这个黄梅戏曲的门外汉也情不自禁裹足站定，不舍挪步离去。在演艺者歇歌片刻的当儿，看着周边围成一圈欢喜的人群，我不由得从心底陡然生出些许感叹：是哟，好久没感受到这样的烟火气和热烈的氛围了。许多年前，在某一处的街头巷尾，有人围成一圈，看街头艺人表演的热闹场面，还清晰依然，让人情怀难了。这算不算是一种乡愁呢，还是自己对已经消逝的青春的一丝怀念？尽管那个时候，方方面面大不如眼前，可那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心底埋下的一份纯真和牵绊。

鼋街开街之后又一个周末的傍晚，我再次去了趟鼋街。小吃一条街依然银花火树、灯火通明、人流如织。在乐享小街美食的热闹中，我无意发现了一处小小的变化——鼋街大门头以及街内的名字改掉了，“鼋”改成了“皋”字。这种变化按理说也不算小，毕竟是个新的六安商业城之名，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。我暗自揣测：是不是开发商欲借船下海，追求成功，搞商业连锁？省城有的，就直接拿来，加上这么个名字，省心又省事。也许是开发商后来感觉有什么不妥，还是改为了好。

暂且不管它因为什么改了名头，关注了这一改动之后，我倒觉得改“鼋”为“皋”反而更为妥帖。毕竟“鼋”只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，以此命名，并无具备一定的代表性。说起“鼋街”还要费一番口舌向人解释究竟是哪个地方的“鼋街”。而“皋”、皋城却是我们六安独有的“这一个”，历史文化悠久，传统内涵丰富，具有它的唯一性。无论是生土长土的六安人，还是曾在六安生活、逗留过的外地人，讲起皋陶，说到皋城自己也会知道说的就是六安，说的是六安人自己的家乡。特别是曾到“皋街”游玩过、又长时间身在外地的六安人，小吃街上的热闹闹闹、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会不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记，撩起你深埋于内心牵肠挂肚的乡愁呢？！



爹双脚戳在淤泥里，身稳如山。呸口吐沫在手心搓搓，挖起一锹泥，身子顺势扭动，那块黑泥来不及翻身，便以一个优美的弧线飞上塘埂。一条手指长的泥鳅慌慌张张从那锹泥土里逃落下来，我就站在塘埂下，眼尖，赶紧伸出兜兜去接，一个趔趄，险些将兜兜里的收获泼出去。爹笑着伸出长锹，铲起泥鳅递过来。

兜兜沾着黑稀泥，老沉了，里面的黄鳝、泥鳅们气急败坏吐着泡沫在乱窜。年前冬闲，爹带着我们在清理池塘淤泥，那黑色淤泥一锹切下去，油亮闪光。

腊月二十四，村里起年鱼。家门口的池塘原先年年都能养出许多肥美的鱼，几十户人家每户都能分十来斤。自从电鱼人出现，白天电，晚上偷，加上池塘淤泥沉淀，慢慢变浅，鱼也越发稀少。早上，队长请人来起鱼，两位师傅在池塘里打猛、晃荡、拉网，声势浩大，吭哧吭哧逮了半天，手冻通红，每家才分到两条斤把重看鱼。

爹递给队长一支玉猫烟，说塘浅养不住鱼，这样下去明年连看鱼都吃不上。队长吸口烟，眼神忧郁，问老胡你看咋办？爹说这塘是好塘，不能叫淤泥填满，得挖。队长说现在到了年拐，家家都忙过年，大冷天的，哪里叫得动人出勤啊。爹说，队长你想法把塘水抽干，我来清淤。

队长说，老胡你可以想好了，现在上工，不记工分，没有报酬。爹说，干塘后小鱼小虾大伙分分，但是这一塘淤泥得归我。队长笑说好好好，你清的淤泥当然归你。队长觉得我爹是个干事的人，便许诺来年可以多分我家几条鱼，然后找来两台水泵，通上电哗啦啦往沟里抽水。塘浅泵有劲，半天工夫，塘干见泥，多少能捉点小鱼虾，村人又喜笑颜开地分了。

水泵抬走，冷风嗖嗖，湿漉漉的塘埂上只剩下我爹在转悠，他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

我家八口人，有近十亩薄田。只是孩子们多，读书上学，穿衣戴帽，举手抬足间都要花费，爹娘愁白了头发。吃饭的多，干活的少，庄稼长得歪歪扭扭，打不了多少粮食，原因在于缺乏底肥。没钱买肥料的爹见门口多年未清的一塘好泥，肥得冒油，不正是上田的好肥料嘛。爹回家，把大小孩子叫过来开会，准备干到年三十，起早打晚，一塘淤泥估计能挖完。娘说淤泥里有黄鳝、泥鳅，搞好了够我们家过年吃。好久不见油水的我们顿时来劲了。翌日一早，家人们穿上雨鞋，带上铁锹扁担粪箕，挖泥、铲泥、抬泥、挑泥，开始干活起来。

果然如娘所料，淤泥里确实有黄鳝、泥鳅藏身，没了水一抓一个准。我个头小，铲不了泥，挑不了担，可我能抓黄鳝泥鳅。多挖一锹泥，我就瞪大眼睛搜寻。黄鳝有豇豆长的，也有小孩胳膊粗的，尽管风吹脸庞，凉意袭人，可想到能打牙祭，乐得塘下塘上干劲十足。中午，娘将几条黄鳝和着一锅豆腐炖得喷香，有肉的午饭是欢快的。

下午，一家人正忙着，塘埂外来了几个妇女，七嘴八舌说这块是她家的泥，不能挖；那里是她家的，不许碰；还说你老胡家挖集体的塘泥损公肥私，肯定不行。几个女人将塘埂上的树杈扯下，扔到塘泥上给自家圈地占位，渐渐的人，越聚越多，整个池塘被树枝占了一大半，仅剩下我家门口一小块。

这清淤活还怎么干？我娘放下泥担子，说我爹老胡挖泥清塘是经过队长同意，怎么就损公肥私了？大冷天抽水，你们不见人影，抽干水你们都跑来分鱼虾，现在挖泥你们来阻拦，早干嘛去了？

领头的张光头家女人手里扬着树枝，说表姐你别激动，集体池塘人人有份。你挖到塘里黄鳝泥鳅，也属于大家的，想独吞我们是不答应的。平时文弱的娘大怒，喊一声我家不稀罕，便跳下池塘，夺过我的兜兜爬上岸，揭开井盖就往水沟里倒，几条黄鳝、泥鳅争先恐后滑入水里，没了踪影。塘埂上的女人们一时呆住，唏嘘不已，叽叽咕咕一番才慢慢散去。

爹眉头紧锁，蹲在塘埂上一根接一根吸烟。队长闻听，来安慰我爹，说乡下妇女眼皮浅，你只管清理你家门口的泥。话毕，气呼呼走了。

兄弟姐妹们干活时热火朝天，出了汗猛一停下来内衣贴脊梁，站在塘埂上牙齿打颤，冻得家家发抖。老三怒目圆睁，嚷着这活又冷又累不干了，回家。爹说，说好的清淤，咋能遇到难事就打退堂鼓呢。塘清淤了，明年就能多打粮食，吃到大鱼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黄鳝泥鳅，被娘抛到水沟里，心疼得眼泪汪汪。

爹的话，我们听。继续挖泥，担泥运到水田里。淤泥实沉，一担各上两墩，百十斤分量压得哥哥姐姐龇牙咧嘴，沉默替代了原先的欢笑。两天后，我家门口的塘淤泥清理完毕，水田里也长高了一截，可我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。

队长见门口的塘泥挖出大半人深，四四方方很惹眼，成了样板。对我爹说老胡，若是池塘都能这么深挖，来年蓄水不愁吃鱼。又挨家挨户喊人来开会，清淤。那些人家都变卦了，嫌冷怕冻，说什么也不肯下塘，表示塘里的黄鳝泥鳅不要了，还是让老胡家清淤吧。队长拉下脸说红口白牙，讲话哪能反悔呢，谁占谁清。不清淤的话，来年一条鱼也别分到。男人们脸红，天寒地冻下塘搞一身泥，怪自家女人多事，骂骂咧咧回家。

翌日一早娘开门，见门口摊着好几袋包心菜、萝卜等蔬菜，却不见人影。正疑惑，赶牛路过的二爷说是几个女人拎来的。娘见池塘里的那些占位树枝没了，明白了咋回事，心里也舒坦了。清淤活继续干，只是娘吩咐我抓到的黄鳝泥鳅都养在水缸里，一条也不许吃。

队长见我们一家人整天清淤，累得疲惫不堪，想办法从邻村借来两辆拉土小推车，叫上几位壮汉，一起加入清淤作业。到了腊月二十九下午，一塘肥泥清理完毕。爹翻开水沟，清水欢快地流进池塘，也流进我们沉闷的心田。队长笑，一年好水啊，来年有鱼吃；爹也笑，一塘好泥啊，来年兴庄稼。烟花璀璨，鞭炮声声，就要过年了。娘的眼角里满是喜悦，和爹抬着半缸收获出了门……

诗 歌

路过春天（外一首）

汪 亭

谁的相思 跌进二月里 吻白梨花喊绿柳条	开了，粉成一片 像夜空的星星 挂在故乡的眉间
水仙含苞心事 一簇挤一簇 相互间欢乐嬉闹	夜深人静 春风偷偷跑来 与每一朵花瓣 清晨的山色染成粉红
寒梅微醉 被游人逗笑 满园春色跑出墙外	青草探出脑袋 想与落花谈场恋爱 麻雀多事，站枝头看热闹

我打春天走过 深情等待 温暖的日子快到来	我从往事里走来 一株桃树弯了腰 粉嫩花瓣如妻的笑靥 盛满露水，映出三月的模样
桃花开了 山坡上的桃花	